



在豆皮少年的時間裡緩步前行

——熱寫生曾立訪談

1



在夜晚的街道上慢悠悠的散步，接上耳機，裡面播放著《豆皮少年》整張專輯，觀察著在路燈下飛舞的蛾，在柏油路邊閒晃目光炯亮的狗，街道上拖著疲累賦歸的人，混雜著汽機車的引擎聲、施工工地的鐵鏽和泥土味，還有夏天開始變潮濕的晚風，是我最近的生活圖景。熱寫生的音樂不管在一天當中的什麼時候聽都可以融入我所在的日常，早晨的春光、路邊的行道樹、人聲鼎沸的傳統市場，唯一的條件可能是你要把自己的步伐放緩，開始去體會身邊的事物。

我覺得熱寫生的音樂就像一塊很多面的稜鏡，折射出生活很多不同的側面，不同的側面光束又融合反射出像萬花筒一樣的神奇圖案。每首歌都用不同鼓聲和吉他音色互相調配，時而佐以長笛和電鋼琴點綴，在平易近人的民謠基底上展現出探索各種不同聲響可能性的九零年代另類搖滾性格；曾立充滿想像力的歌詞，讓浪漫感性的形容詞附著在樸實平淡的人事物中，讓人對身邊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有了更多對於美的想像，對枯燥繁瑣的生活也不再有生硬冰冷的感覺，像現代詩的語感讓各種感官描述在不同的事物上跳躍，有時候雖不直觀卻帶來令人驚嘆的文字藝術；在文字表達上並不直白，蒙上一層與聽眾的距離，同時也在字裡行間藏了對生活或是社會的一點點觀察，最低限度的說了一點點故事，像水面模糊倒影般反映出自身的生活和居住的城市，也有很大的空間可以讓聽眾自由投射自己的內心世界。

關於熱寫生

熱寫生成立於2018年，成員由兩個主唱兼吉他手曾立、阮暲、bass手阿弘、鼓手來來、吉他手小周（2019年加入）所組成。在2020年發行了首張專輯《豆皮少年》，2021年發行了EP《歪得你像座山脈》，雖然成團才四年左右，但團員們的玩團經驗其實都很豐富，自我描述為民謠/另類/搖滾曲風的樂團，以日常為主軸創作，曲主要的創作者為阮暲和曾立，詞的部分則全部都是由曾立寫作，這次我們邀請到熱寫生的主唱曾立以一個詞曲創作歌手的角度來和我們分享創作的點滴和玩樂團的心路歷程。

用音樂寫生：風格從何而來？

提到創作風格曾立認為這往往與所聽的音樂有關，聽音樂具有脈絡性。像是喜歡聽明顯節奏的歌，因此受民謠、搖滾類音樂影響，再加上曾經是包子虎樂團的鼓手，當時受到謙遜老鼠樂團（modest mouse）影響很深，也會聽不少90年代的indie rock，許多知名的搖滾樂團都是來自美國東部紐約、芝加哥、西雅圖，因此風格與曲風也會隨著曾立所聽、所思成為創作時的靈魂。當我們詢問曾立如何定位熱寫生樂團的曲風時：「希望能有90年代的音樂風格，但不想要完全復古，而是朝向流行音樂的方向，不只是在作詞、作曲方面，在音樂製作上也受製作人品味和mix的方法影響，但基本上都會基於搖滾樂的根去往流行音樂做發展。」

說到樂團風格，我們也好奇曾立或是團員阮暲、阿宏、來來、小周會不會把曾經玩的樂團習慣帶入熱寫生的編曲之中：「多少會有，但不會故意或明顯去呈現，而是自由產生、無意識的放入音樂作曲之中，比如說小周聽甚麼音樂、甚麼東西影響他，那他同時會在透明雜誌和熱寫生表現，我們不會跟小周說彈一點透明雜誌style的solo進來；像是來來其實聽hiphop多於龐克，其實在非人物種有表現，只是因為非人物種更搖滾一點，所以那個beat的音樂被搖滾強化了。可是在熱寫生沒有這麼搖滾，所以那個hiphop的元素在這邊比較跑出來，類似於這樣的變化。而那個變化源自於個人而不是他玩什麼團。熱寫生之外，大家玩團都是分別展現個人的特質，倒不是團與團之間互相影響。」

從曾立的回應中可以發現，這些都是不知不覺的受到影響的，是在表演當下、呈現自己的時候流露出來的，但我們同時也好奇，樂手會否因為其他的玩團經驗而形塑、定型了特定風格：「有可能啊！但因為其他團員在樂團中不是主要的創作者，所以熱寫生被其他樂團影響的情況有限。我覺得影響最多的還是要看那個人是不是樂團的leader或主要寫歌的人。」



寫首熱血的歌： 如何找尋歌詞中的靈魂？

關於寫詞，曾立在歌詞上運用對仗並置換各種語詞，使歌詞讀起來別有一番韻味，彷彿如散文般有個明確的故事想說給你聽，又如同詩詞般給予人們自我解讀和想像的空間，有些人說曾立寫的詞很難唱，但也是如此才讓歌詞不只是歌「詞」，而是唱出歌詞中的美、難言盡的事實與心情，這樣的複雜性又如何以簡易的歌詞道出呢？

在曾立的歌詞中，有趣的使用名詞與動詞對調的形式，產生擬人化想像和難以理解的意思。因此我們好奇曾立是否再寫詞時受到一些啟發自己的書或詩，曾立回答：「現在的自己並不會有意識地去閱讀文學，寫詞和風格並不會特別受到影響，或許『淺意識』有但『有意識』下沒有，也許是國中、高中讀過的詩影響吧！像是印卡或是夏宇，當初很常讀他們的詩，而現在偶而會聽中國的創作音樂，也可能多少會受影響。」此外，我們也發現曾立主要的作詞靈感來源還是以生活大小事情為啟發，大部分的歌詞都跟自身密切相關：「歌詞的話通常就是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那基本上我們寫歌沒有太對這世界說甚麼。這不是我們的習慣或邏輯，大部分的歌都一定會跟自身的關係比較密切，也許是內心的狀態、人跟人的關係。」

在我們的觀察中，熱寫生在創作《豆皮少年》時，並不會刻意先規劃好要寫甚麼、唱甚麼樣的曲，而是透過平常紀錄在手機備忘裡的靈感碎片重新組合。因此好奇平常曾立是如何紀錄生活中的大小事並轉化、淬煉成創作靈感和來源：「就是我平常會想到什麼事情或某個不錯的句子，我會先把它記在手機的備忘錄裡。那歌的形成通常都是曲做好之後，覺得這個曲合適什麼樣的歌詞，再從這些平常累積的資料庫剪貼出來、配到曲裡面。或者是說，某一兩句比較像是punchline的歌詞他可能就會是我的副歌，再透過幾句去做延伸作為我的歌詞。」



在熱寫生的創作中，由寫曲為優先，爾後才填入詞，相比較其他先有專輯主軸、概念的創作者，熱寫生在串接曲目並表現出專輯概念方面似乎略微不同：「我覺得是方式的不同吧！就是沒有對錯，因為當初我們要進錄音室的時候有挑過歌，原本可以錄的不只目前出現的十首，只是有些被挑掉了。這些東西整理下來，因為大部分都是以自己作為出發點，所以會發現一個模糊的核心概念會存在，可能是每首歌之間的時間軸或類似的東西。比如說我們成團初期所寫的幾首歌，後來才發現有幾首歌都有講到食物，那食物可能就會是一個概念，只是這概念後來沒有被我們用在專輯裡。可是你會發現有些共通點出現，這些共通點稍微整理一下，他其實就可以成為那張專輯的概念。」

在《豆皮少年》後，熱寫生出了富含兩首歌的EP《歪的你熟睡像座山脈》，歌名分別是「歪的你」「熟睡的像座山脈」，藉此可以感受到熱寫生在這張專輯中想要表達的兩段主軸：「這兩首歌其實是分別寫的兩首歌，只是歌名剛好可以被黏在一起，所以就黏在一起了，但兩首歌其實在講的是同樣一件事。2019年底我因為心臟開刀所以住院，其實在寫的是關於在那段時間照顧我的太太、身邊一些關心我的朋友，跟我生病後個人的一些心得感想。因此，這兩首歌的內容是有連結的，但並不是同時間寫完，兩首歌分別在同時間出現，只是還沒被填上歌詞、編曲。當把歌詞和音樂填上去之後，我們意外發現是可以連在一起的，所以才把他們變成一張雙單曲去發行。曾立寫出在病床上的呼吸與感受如此深刻又不平常，而眼裡的光提醒我們一切將會回到平常，迎向可期待的平坦土壤。」



曾立術後的樣子



客雅大道夜景

在〈客雅大道〉中，書寫的其實是夜騎在新竹客雅大道的經驗：「其實就是大學的時候嘛，《豆皮少年》這張專輯很多都是20歲的前半段，學生時期的末段、出社會前期的前段，這個時期的我、或是我猜想的一群人都是在一種甚麼沒有，但時間最多，可能沒有甚麼錢，但是可以閒晃一下。心情跟你生活模式處在這樣的情況下、時間變得很多的情況下，你就會做很多很無謂的事情，當你回想起你在做這樣一件事情的時候，你會蠻寂寞的，就是那東西其實是蠻個人的，那我後來回想我的那個時期在做的事情，比如說我在那時騎車在客雅大道上，或者是淋雨，這種東西通常都蠻私密的，但我想把這私密的東西跟大家分享，所以才會有你看到的呈現。」

〈塔悠〉〈客雅大道〉等皆使用了當地地名作為歌曲名稱，同時我們也好奇這是否表露了曾立對於土地的關懷：「我有想過要寫有關地名，但是我並沒有想要用地名去訴說我對土地的關懷或連結。這個部分比較像是我是客家人，而且客語說得很好，但我覺得我沒有那個心境去寫客家歌曲，我認為我聽音樂的養分跟我的思考不足以支撐我寫出好的客家歌，所以我不寫客家歌。因此換作土地也一樣，我對某些地方可能有一份情感在，但那個感情不足以變成一首歌或一張專輯我並沒有很積極。比較像是，我今天可能遇到什麼樣的事情，那個事情發生在這個地方，可能是台北、屏東或任何一個我出現過的地方。那他可能會在適當的時機被寫成歌這樣子。」

雖然目前熱寫生規劃休團了，但曾立依然在創作這條路上努力，過往熱寫生的創作中，除了地名以外，食物作為其創作的重要主軸：「我們現在要休團嘛。但我自己可能還會有別的創作計畫，我是有想過寫一張就是全部都跟地名相關的歌的專輯，但不是很嚴謹，我還沒想好要怎麼做，但我想過要組織一個專輯是圍繞不同各地，可能這些地方對我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但我不太會為了要寫專輯而去寫歌。所以他可能是自然出現之後，我再去整理起來，所以他就沒有一個既定的時間表，我不會說我下一張就會做這樣的東西，但我有這樣的想法。」

一路走來，熱寫生感覺到甚麼、就記錄甚麼，許多內心話不必然要說出來，如同〈熟睡的你像座山脈〉內的歌詞一樣：「語言太長，棉被太短，露出了腳踝／天亮的破綻」。



那天在網路上看著熱寫生的演出，看到團員們隨著節奏搖擺，享受於自己創作的音樂中，我們不禁好奇，是甚麼樣的契機讓他們走上了玩樂團這條路，曾立說了一個簡單直白的答案，「樂團好玩，不管賺不賺錢都是一個好玩的事情，他目前對我來說的狀態有點像是副業，不足以養活我，可是我可以靠他賺一點錢，然後我覺得好玩，但是如果今天不能賺錢，純粹玩好玩的，我覺得也沒有問題。」這個答案很符合多數人對於興趣的想像，現代社會中，只有少數人真的能靠興趣養活自己，又或者是拿它當作正職時，必須為了生計而做出一點妥協，沒有辦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

曾立從小到大都是就讀美術相關科系，以曾立而言：「創作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只是我後來選擇的創作不是畫圖、不是做藝術作品而是音樂，但我覺得那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他對我來說還是一樣的。我的教育訓練的過程現在是我的工作，我是一個插畫師和設計師，音樂就變成是我的興趣跟可以讓我賺到一點點錢的副業這樣子。」對於幾歲開始接觸音樂，曾立回想：「我是國中開始打鼓，學打鼓的原因是學校音樂課的老師叫我們組團，就在學校裡面的活動表演這樣，這是一個起點，從那個時候開始聽音樂，所以我大學的時候加入了竹教大的吉他社，才知道自己其實是可以寫歌的，但因為我有鼓手的身分，所以玩團我都還是以鼓手的身分在活動，那熱寫生算是第一個以我的創作為主的樂團。在這



因為熱寫生的成員都在獨立音樂圈打滾多年，以他們剛開始玩樂團的時代背景，曾立分享：「在我二十幾歲玩樂團是大概十年前，2006到2015這十年，那個時候玩樂團的人沒有什麼靠玩音樂為生的概念，就是大家其實沒有音樂產業的概念，所以沒有人想過可以靠這個賺錢，跟現在不太一樣，很明顯的一個轉捩點，就是從草東得了金曲獎開始，還有就是落日飛車他們找到了一個新的商業模式，飛車在之前就是一個獨立樂團，他沒有想過他可以做這麼多的東西，在這些事情之後大家發現其實玩樂團是可以賺錢的，因為以前的人說玩音樂要賺錢，可能去當樂手老師，去做場或是去幫主流的歌手、藝人彈奏樂器或是在錄音室裡面當錄音樂手，沒有想過原來我今天做一個樂團而且我是獨立樂團，並不是要站上主流第一線，既然可以有維生的模式，對以前的我們來說，第一要素就是無論如何好玩不會膩，就可以一直玩下去，那賺不賺錢是其次。」

對我們這一代而言，草東沒有派對是一個形塑了我們聽音樂品味的樂團，從那時候開始，獨立樂團似乎已成了現代年輕人所謂的「主流音樂」。在音樂祭肆意衝撞，在專場中留下眼淚和汗水，是我們這個年代普遍的音樂場景，在這個因緣際會下，樂團及音樂祭策展人也因此比以往得到了許多商機，由曾立的回答可以推測，最近整個產業蓬勃發展，對我們這些受眾與樂團來說，都有深切的影響。而對於落日飛車的新商業模式，簡而言之，就是現在音樂串流發達，做出有國際性的音樂，便有機會透過網路串流，成為所謂「網紅樂隊」，也因此能得到較多國際巡演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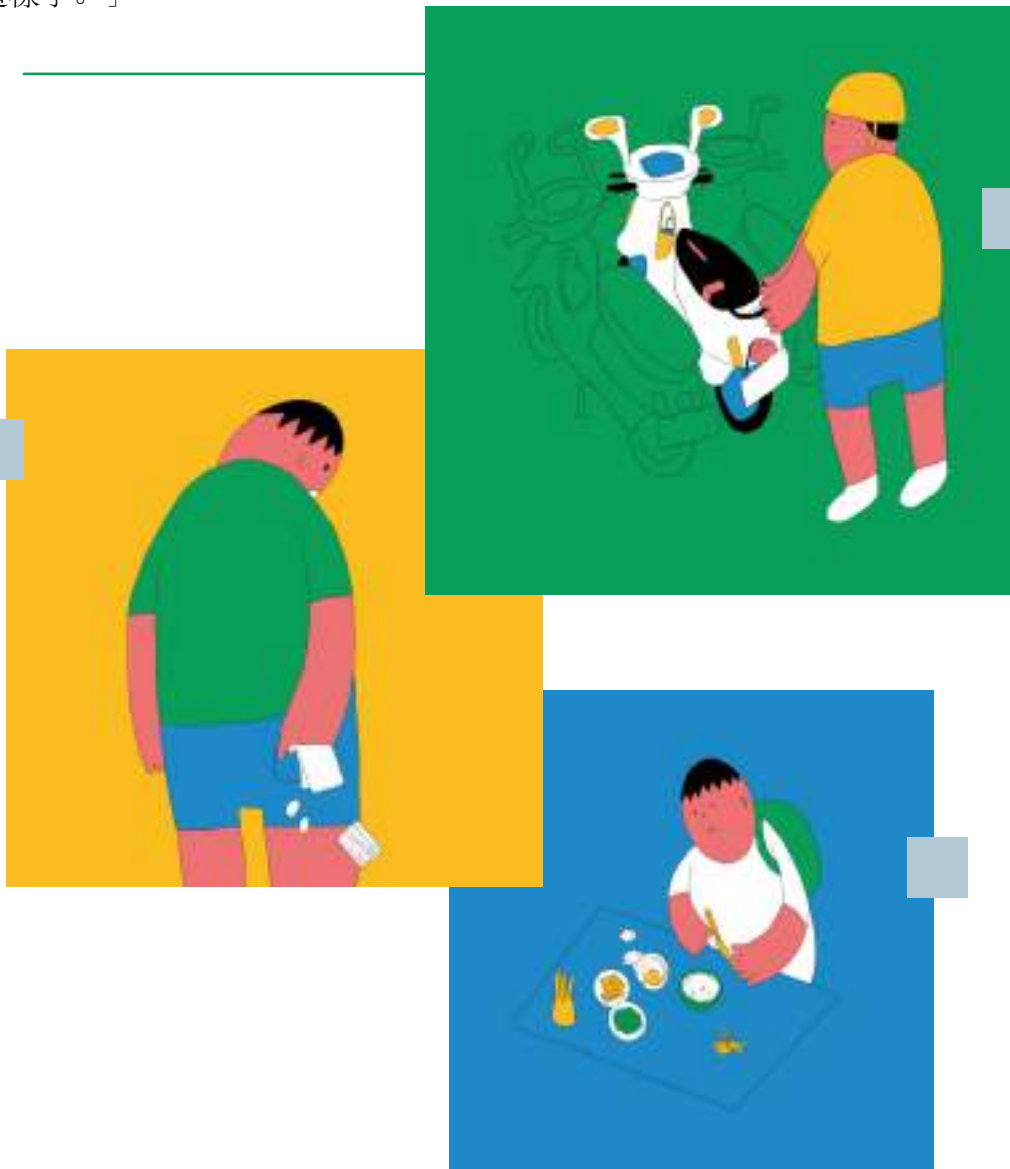


樂團為紀念初次對外活動，製作了一張六首歌的demo卡帶

工作與樂團

我們也很好奇一邊工作一邊玩團，會有甚麼樣的困難，以及有甚麼樣的優點，曾立表示：「我覺得我蠻幸運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所以對於演出或者對於音樂跟工作的分配比例上，可以有比較彈性的變化。這個困難就是比例的問題，你非音樂工作比例時間越長，就相對壓縮到可以在音樂投入的時間，如果願意，就是把你的決心全部投在音樂，那相對來說，如果在這個投注在音樂時間內還沒有辦法賺到足以支撐生活的費用的話，那這個可以賺取收入的時間就會變少，所以困難點就是比例的拿捏，如何能讓自己維生下去。我覺得選擇都沒有好壞跟對錯，就是你的決心。那比如說我都會自嘲啦，就是我決心不夠所以我選擇的模式就是我做的是一個有比較彈性時間的工作，它足以維持我的生活，那在這個之餘我拿來做音樂，就是我沒有要放棄創作的慾望跟創作的本能，但是我願意犧牲一點強度，可是我還可以就是在一段一段時間內做好創作、發個專輯這樣子。」

後來我們問了給後輩的一些建議，他覺得後輩們都很聰明，不需要給甚麼建議，而且現在資訊發達，很容易找到一些前人的經驗，雖然他這樣講，但在前面一題的回答中，他已經給了我們非常寶貴的建議，對於正職工作與音樂的分享，是各自的選擇，時間分配的比例沒有絕對的對或錯，對於未來想從事「斜槓人生」的人來說，這是需要去斟酌評估的。選擇這條路的人不在少數，但我們很好奇是否有人選擇放下一切靠音樂吃飯，落日飛車的國國跟羅尊龍便是如此，而現在獨立音樂界還有一個趨勢便是經營公司，如滅火器成立的火氣音樂，舉辦的火球季是台灣頗負盛名的音樂祭之一，他們也算是找到自己生存方式的典範。



第32屆金曲獎頒獎典禮 GOLDEN MELODY AWARDS



得獎

我們知道熱寫生在2020年及2021年分別入圍金音獎及金曲獎，這對樂團界來說是非常大的殊榮，而金曲最佳新人獎更是一個會被眾家媒體熱切關注的獎項，因為只能拿一次，在受到這些肯定後，我們感覺熱寫生也可以進入一個全職的狀態，我們問曾立有沒有這種可能性，但他說團員們有想過，但是選擇不這麼做，團員彼此之間的個性覺得承擔不起這個可能會沒有錢生活、生存的這個風險，所以決定就是還是以有自己的工作跟正職，然後剩餘時間拿來做樂團，曾立覺得如果真的要市場上一直活下去的話就要做出某種程度的妥協，不管在音樂還是形象方面，而他表示「我覺得音樂的妥協不太見得，因為現在大家的音樂的養成都越來越多元了，所以你不一定要在音樂上作妥協，但生活的妥協可能會有，因為也許會有一個陣痛期，可能會就是你靠這個賺錢不足以支撐你的生活，除非你有更多的比如說商演機會啊、還是說什麼更大的曝光度什麼的。所以以我們團員的角度來說，我們決定不承擔這樣的風險，因為我們都已經三十幾歲，然後工作一段時間，那目前這樣的狀態對我們來說玩起來是比較舒服的，所以取捨就是我們選擇了沒有積極的作為去做把音樂做為全職這樣的看待，但同時，我們兩個都想要都不想放棄，但是就必須在中間抓一個平衡，然後也會知道這樣的方式其實並不能讓你完全投入一件事情，你的音樂產量一定會受影響，但我們希望品質不要受影響。」

我們覺得現代的獨立音樂界似乎有一個傾向，就是想透過音樂成名的創作者，會根據當下流行甚麼曲風，而去創作，當然這是一個選擇，但本質上來說這可能就是一種對音樂的妥協，然而由於現實面的考量，應該每個樂團都曾經面臨類似的選擇，但就如同曾立所說，現代人的音樂養成越來越多元，每種曲風都有其相對應的受眾，也因此不一定需要去做出妥協，可以堅持創作自己喜愛的音樂，好像聽過一句話是「做出來的東西自己要先喜歡，別人才有可能喜歡。」我想就類似於這個道理吧。而我們也好奇入圍這些獎對樂團的改變，曾立說其實沒有甚麼改變，但最明顯的就是演出報價變高，而心情上就是在入圍當下，金曲獎那段時間內蠻開心的，就是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入圍到這個獎，還需要去走紅毯，是開了眼界。而演出報價提高能存下多一點團費，也就能運用在往後的音樂作品中。



中國巡演?

近年來許多台灣樂團在中國舉行巡演，如去年的康士坦的變化球，我們也好奇熱寫生是否也有到中國發展的打算，曾立直言不排斥，但因現實因素而作罷，第一個是疫情，而第二個是團員有人是上班族，時間上沒有辦法配合，他也提到：「就算不講隔離好了，今天假設沒有疫情通常都是三個禮拜到一個月起跳，然後一演就是幾十場這樣子，這樣去才有辦法回本。不可能今天專門飛過去演一場、兩場就回來，這樣不合成本效益。因為我們是選擇邊工作邊玩樂團的這個情況下，其實很難做長時間的巡迴，所以有想過，也有人來問過。」而如果要到中國巡迴，也要面對報批的問題，報批就是中國共產黨在要審核你去每一個地方演出的行為跟演出內容，有沒有符合他們的審查，今天要去幾個省份就要報批幾次，那他的管轄是地方政府不是中央政府，必須去各個縣市的文化局分別報批，然後才能獲得在那個地方、那個省份的演出資格，整個過程算下來，就會是一個超長的時間。無法有較長的一段空閒時間進行巡演或是創作，可能是沒有以樂團為正職的音樂人共同的煩惱吧。



面對疫情

對於這兩年的疫情，表演活動相繼取消，整個藝文產業受到莫大的衝擊，回想以前能褪去臉上的桎梏聽團，一手炸雞一手啤酒，這樣的光景偶爾會在我的腦海中浮現，而我們也詢問了曾立疫情造成的影響：「最主要就是表演的取消，以音樂祭為主，熱寫生當初辦專場的時候是疫情剛起來的時候，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限制令，有演到一個專場在the wall，但是演完之後所有事情就取消了，所以我們在這中間等於是除了邀約以外沒有規劃其他的演出，因為不確定性太大，影響就是我們的專輯其實沒有經過一個很好的宣傳期，等於是演完首場發表會以後就停止了，只能在網路跟串流上面做互動。這個是比較大的影響。」後疫情時代，開始有很多樂團舉行線上專場，像拍謝少年的夢夢夢，也開始有台日兩地直播共演的活動，我們也詢問了曾立有沒有除了專場外比較特別的活動，及會不會想要有線上專場的嘗試，而他們也說線上專場成本太高，沒有考慮。

在大團誕生台中場，也就是熱寫生休團前最後一次表演，我們有幸能在現場聽到曾立的一段Talking：「當你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有時不要想著馬上去解決它，可以給自己一段時間休息一下。」隨著青元春朗歌曲的結束，曾立與觀眾們一一介紹團員，表演在此畫下句點。熱寫生這個樂團的名字，或許不會在往後音樂祭或專場的lineup中出現，但對於歌迷而言，熱寫生所創作的歌曲，會一直留在自己的播放清單中。



音樂與社會實踐？

在訪談中曾立曾說：「大部分的歌都一定會跟自己、自身的關係比較密切這樣子，也許是內心的狀態、人跟人的關係。」，熱寫生創作的音樂是紀錄生活中遇到有感的人事物，描述生活上和情緒上的片段，希望藉由音樂能夠確認是不是還有其他人跟他有同樣的感覺。提到音樂與社會實踐的關係曾立思考了一下後答道：「如果要做社會實踐那我不會選擇直接去做，我比較不會或是說不習慣用其他的形式去表達這樣子，就是我覺得藝術沒有一定要服務，沒有一定要替社會價值服務，它可以是很純粹的藝術。」，曾立對於音樂與社會實踐之間的關係的看法是他認為以他的個性來說，不會直接的透過音樂來進行社會實踐，藝術沒有一定要替社會價值服務，而是發自個人內心產生的東西。

音樂的共感

我們的想法是如果從另一種解讀方式來看，創作出能夠使人產生「共感」的音樂，或許便足夠被稱為是一種社會實踐。在藝術經典：搖滾樂的課程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在音樂歷史的發展脈絡下，不同形式的音樂都有著相同的功能——為大時代底下的人民們發聲。每個時代新音樂的誕生都反映著當時人們的思想，透過音樂表達出不同地區文化的特色和關心的議題、困擾的問題，讓人能透過音樂有同樣的感觸，藉由音樂的形式得到共感，找到屬於自己適合的群體。起初在每個新形態音樂產生時，創作者以自己對生活的感懷作為作品題材，一步步於時間的推演下形成了對當代社會的強力反饋，或許起先很單純的只是在抒發自己的情緒，不過表達自己的看法，進而集結了擁有同樣感觸的人們，則便可作為是社會實踐的一種方式並也就是其所蘊含的意義。



社會文化與音樂

音樂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奠基於社會的影響；時代的思潮會影響音樂所要表達的內涵，而音樂也會反過來與人們共鳴，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也催生出各式各樣的音樂形式。創作是基於作者生活中的體察、過往的體會，在創作者已具備的建構思想、情感、藝術模式下匯集而創作出來的，聽眾也是按照相同模式在欣賞和接受音樂的。喜歡的音樂類型、風格與社會結構和文化環境是有一定的關聯的，音樂體現了文化，文化之中包含了音樂。

就像曾立在創作時以自己對生活的感觸作為根基，從而去書寫、描述自己對於周圍環境的看法和感受，把內心對文化的底蘊經由音樂自然的流露向聽眾展示。曾立在Red Bull的訪談中曾提到「既然生活裡沒有非政治的地方，『那生活的歌詞』帶有額外的政治意涵，應該也不會太奇怪吧？」





熱寫生的社會實踐

身處的社會深深影響著曾立對生活的感受，從而陶染他所創作出來的作品，影響著粉絲被吸引，選擇他們的音樂，喜歡熱寫生的音樂是因為對於生活有同樣的共感、可以產生共鳴，能夠認同、喜歡他們的敘述方式或談論的議題而聚集，因此歌迷與歌手為了音樂投入，無論是時間或是金錢。社會的元素影響著音樂的方方面面，不過人們常常是下意識地、不自覺地，儘管如此，人們的選擇也是理念和價值觀的一個體現，理念對音樂的影響一方面體現於對音樂內容和形式的選擇上，另一方面則在於對音樂功能和價值的認知上。因此對於音樂與社會實踐的關係，我們認為熱寫生的作品在創作與產生共鳴的那一刻便是透過音樂進行社會實踐，即便兩者之間的關聯看似微弱，但彼此之間仍然有著值得細細品思的連結。

專訪結束後，我們認為或許音樂與社會實踐的關係便有如熱寫生看待食物的觀點吧。曾立：「吃的東西也沒有那麼重要啦，就是剛好而已。」熱寫生的個性和樂團風格就像最初提及的就像一塊很多面的稜鏡，折射出生活很多不同的側面，能夠照出不同面向的前提是需要能接收多樣的生活樣貌，能夠接納不同的刺激，可以使光照進去才能閃耀出如此動人的光影，曾立說：「就是我的歌沒有想改變世界，我必須這樣說，但我覺得它是可以讓你產生共感的東西，就是很多人都會覺得搖滾樂必須言志，但我沒有那樣的使命感」。熱寫生的個性和音樂十分謙和，甚至可以說是過份客氣，覺得只是剛好而已、沒那麼偉大，不過我們認為熱寫生的音樂在各個角度看來確確實實的體現了社會實踐的意義與內涵，他們的作品富含的意蘊盈盈，在這茫茫世界中為聽眾平淡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溫柔而自在的美好。